

謝夢涵詩選



島嶼文化社出版

謝夢涵詩選

◎ 謝夢涵

目錄

跨過的歲月，不再回顧（寒川）	6
印華詩歌賞析之（秦林）	15
人世	23
浮萍	24
窗外與我	26
遇山	27
際遇	28
蝴蝶	29
說緣	31
狗尾草	32
時光	33
我的心是青山	34
愛的真諦	35
頽垣	36
雙歌	38
執著	40
依稀彷彿	41
歸去	43
心頁	44
迴響	45

給愛人的音符	46
醉語	47
情奔	48
月曲	49
憶	50
影	51
多霧的山	52
失神	53
嵌	54
心願	55
夢舞	56
眸	58
花間行	59
費盡思量的人	60
風	61
落霞	62
奔向南方的河流	63
睹你	64
冰夜	65
雨在沉底	66
石的夢	67
湖的等待	68
餘香	69
白開水	70

鏡子與我

多情

心痴

日臥

掬月

咖啡鳥

望酒

晚星

牽夢

青苔

無題二重唱

金急雨

友誼

野花環——悼詩人柔密歐·鄭

灰色

思念

布鞋

感性

望雨

詩夢

星洲夜行

小詩

假若明月是一片心

學詩

隨感	98
水手	99
傲慢	100
毅念	101
應酬	102
你的腳步	103
後記（謝夢涵）	106

跨過的歲月，不再回顧

——《謝夢涵詩選》序

◎寒川

謝夢涵是我80年代末認識的印華女作家。之後，我多次去雅加達省親訪友，幾乎每次都會有機會與她聚敘。她也多次來星，或參加文學會議；或途經此地而與我及其他文友見面。應該一提的是，2002年9月初，新加坡書法家協會在印尼華文解禁後首次訪印，三天二夜的書法交流節目，便是謝夢涵一手安排和協調的。

熟悉謝夢涵的文友都知道，這位在雅加達土生土長，祖籍福建南安的女作家，學習華文，進而以華文創作，全靠自己的努力不懈。在那個華文被禁錮的年代，她白天上印尼文學校，餘暇則偷偷補習華文，多年勤學不輟。15歲那年便壯膽開始投稿，屢有斬獲。對於那段飢渴學習華文的日子，她毫不諱言地說：「小時候，我對寫作的狂熱，幾乎是晝夜難分。所有的細胞，充塞了對文學高山的憧憬。因為沒機會讀很多書，所以知道自已的匱乏和缺陷，是必須用長時間去爬行和求索。」

謝夢涵寫小說、散文，但似乎更執著於新詩的創作。朦朧也好，玄奧也好；情愛也好，幽思也好，謝夢涵的作品絕非一般女詩人的「小家碧玉」之作；往-

往讀者吟詠再三，詩味盎然

委婉含蓄，細膩有致

謝夢涵寫詩，少說也有20多年的歷史。她的一些抒情詩，委婉而含蓄；尤其是情詩，例如《影》，很能憑藉周遭景物的描繪，展露戀愛中人的歡愉與幸福時光。謝夢涵這種內心的企盼，著筆不多，卻細膩有致，令人回味無窮：

蔭蓋著的樹底下
迷惘的震動
還會不會徘徊

被風吹曲的枝梢
顫抖後的呢喃
還會不會存在

該不該再來一次
把光翳遮住
縷線也不讓透進來
像你
像我
此刻共有的
期待

不是嗎？熱戀中的情侶，祈望的是「共有的期待」，特別是在如此迷人的氛圍：「光翳遮住縷線也不讓透進來」。此情此景，愛已昇華。這一類情詩，例如《際遇》、《失神》、《多霧的山》、《落-

霞》、《餘香》、《睹你》等等，俯拾即是。但愛情不盡是美酒般香醇彌久。相隔兩地的星辰，只能遙相對望，「更釀了、更醉了」。《心癡》或許只能留下無奈與期待：

就像是一杯濃濃的佳釀
將隔在兩地的星辰
剪下來貼在一塊
更釀了、更醉了

從不曾希望
西風的姿態能系住你的眸
雖然分明你已溶化在
那次純粹的旱季

如今再看到月色
忘了是誰把這一樓灑滿的
月色斟下
一掬星火、一撮餘燼

謝夢涵關注宇宙的更替變化，她把情感託付予大自然，寫下了許多應景詩；但寫景卻不忘寓情，試看《日臥》這首詩：

懶懶的陽光
奔波在剛睡醒的午後
淘氣的麻雀

銜來你的凝眸
放下 飛去
又銜來你的笑靨
又放下 再飛去
不等它回來
我趕緊將那些收下
悄悄地吃光

剛睡醒的午後，陽光肯定是微弱的，所以說是「懶懶的陽光」。由於到處是陽光，覆蓋面廣，所以感覺極其勞碌，奔波不停。這樣的午後，這樣的陽光，就只有淘氣的麻雀飛來飛去。想起你的凝眸和笑靨，豈能不動容？豈能不悄悄趕緊吃光，貪婪地等待另一回麻雀的到來？

這又是一首寓情愛於戲劇動作的快板情詩。

熱愛生命，期待明天

詩人不一定多愁善感，但詩人肯定熱愛生命，對自然沉醉與讚賞。人類對生命的自覺，往往是在閱歷較為豐富的中年；然而其時，心境漸趨平靜，這就是頌贊之作何以多在「少年十五二十時」。謝夢涵寫這類詩時，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青年時段，對人生充滿美好的憧憬與希望。例如《執著》、《心願》、《風》、《花間行》和《人世》等都很能反映這時的心境。試看《執著》這首詩：

牽拉著一份
長長的寄願
常把自己
置於旋轉曲折的道路
要我任重道遠
縱令悽楚再度犁開
那道不曾復員的傷疤
我和我永遠的今天
將信託明天
一切美好重現
這一年僅剩的青春
向失敗挑戰！

對文學執著，對人生執著，任重道遠，期盼的是「一切美好重現」，要抓住「這一年僅剩的青春，向失敗挑戰！」語氣何其豪邁？這份執著，「縱令悽楚再度犁開/那道不曾復員的傷疤」，女詩人亦將勇往直前，可見意志有多堅定不渝，「牽拉著一份/長長的寄願」，無視於「旋轉曲折的道路」。有人曾評謝夢涵的一些詩作晦澀難懂，但這類名志表白作品，卻是充滿陽光和坦蕩的！

又如《風》一詩裡，結尾的「跨過的歲月/不再回顧/任我去」，與《花間行》的「待我輕踏著飛奔的青春/慢慢地將花瓣細細咀嚼」，以及《人世》裡的「把所有的風雨/裹進大背囊/行走天涯」，無不讚頌青春，歌唱陽光，洋溢著積極向上的力量！

文化情結，遊離尋根

謝夢涵少年「爲賦新詞強說愁」，深受中華傳統詩詞的影響很大。她遣詞造字，便都是優美的篇章。即便是熱愛生命，不向現實屈頭的詩句，也都韻味十足，而這又和印尼華人被邊緣化、遊離尋根的心境是緊緊相扣的。例如《浮萍》，更具反映這一代印尼華人的無奈與失落感：

那一片青
是有根而又不紮根的寂寞
也許是一次短促的錯誤
便是無限漫長的飄泊

無從拾起
流入夢中熟悉的鄉愁
更無從揮去
夢醒中陌生的悲秋

也不在乎
這一身被疏忽的淒楚
縱然千絲網
截住了多少流浪的腳步
我枯乾蕭瑟的容顏
捨得托附無聲
匆促的結束

還有明天的山水
懂得把滄桑輪回
予大自然
更清新更青翠的回饋
以我笑容的焚灰
灌

既在縱橫交叉的千花萬卉

又如《掬月》，卻是女詩人賞月後不輕意泛起的鄉愁：

如今叫我賞月
不如坐在燈前想月
數一數被生活燃燒的迷惑
和老人無頭無尾的故事
如今叫我聆聽故事
不如坐在燈前畫月鉤
吮飲著一杯冒泡的茶香
我把所有繁星都踢開
彎彎的新月始終是個假設
水彩漸漸也幻化不出任何輪廓
或者這樣也好
就讓今夜濃濃的鄉愁
來之如夢
去之如夢

原本是賞月，燈前品茗，不意生活竟有諸多的虛—

幻迷離。絢麗的水彩，「也幻化不出任何輪廓」。謝夢涵熱愛中華文化，那故鄉儘管不是她的出生地，但文化故鄉已然和祖輩父執的家鄉融為一體。遠離「故鄉」，誰都會有一種懷鄉的惆悵吧？就是提三尺劍而奪得天下的漢高祖劉邦，當他回歸沛中故里，聽到沛中人民用鄉音唱起「大風歌」時，不禁也要慷慨傷懷，說：「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作為飄泊落戶海外的華僑後裔，鄉愁凝重，女詩人的故鄉情結，透過那一幅有新月、有茶香的畫面，更散鬱著淡淡的幽思！

結語

九十年代中，印華文壇已開始嶄露曙光，一些印華文友積極地通過各種管道在國外出版，或悄悄地在印尼印行作品。在這之前的30年間，也就是華文被禁錮的年代，印華作者固然不可能在印尼國內出版創作集；在國外出版著作者也寥寥無幾。我所認識的黃東平、柔密歐。鄭、李愁莫、林萬里，都在香港或新加坡把作品出版成書的。另一位黃裕榮，他的遺著《輪椅上的戰歌》則是在中國出版。毋庸置疑，上述幾個地方為當年沒有出版條件的印華文友伸出了援手，展現了文學愛心與扶持精神。

作為一個非牟利的文化團體，島嶼文化社同人有幸與印華文友，例如茜茜麗亞、柔密歐。鄭和黃東平—

等在七十年代便建立起濃厚的文學情誼。島嶼文化社在1971年推出第一本島嶼叢書《山崗的腳步》後，柔密歐、鄭和黃東平，以及稍後的林萬里、曉星、北雁、葉竹、岩石、姚翔鷹，也相繼加入了《島嶼叢書》這個大家庭。在島嶼文化社已出版的33本島嶼叢書裡，印華文友的作品便佔了16本，幾近一半。由此可見，島嶼文化社與印華文友關係的密切了！

1995年2月，印華16位寫作者聯合出版了《沙漠上的綠洲》詩文集，列為《島嶼叢書》之17；謝夢涵是其中一位作者。謝夢涵在翌年與茜茜麗亞、袁霓合著詩集《三人行》，在當時也曾引起一陣熱烈的反響。作為多年老友，我很高興謝夢涵在12年後，能把過去的作品重新整理，推出個人處女詩集，並交由島嶼文化社出版。我們希望她再次拾起詩筆，英姿颯爽地馳騁在印華廣闊的土地上！

跨過的歲月，不再回顧！我們期待的是她年輕的人生，再次輝煌！

是為序。◎

稿於2007年9月28日

(一) 奔向南方的河流

奔向南方的河流
是我流不盡的思念
曾經獨拾鵝卵石的日子
都讓你不斷的流水
隨著馳騁的歲月消失

奔向南方的河流
不再是戲水小孩的好地方
靜數寒星的時光不會再有
慢慢地我已學會
不要逃避不要哭泣

奔向南方的河流
是我數不清的童夢
在許多的期望和失望裡
漸漸地學會了忍耐
為等待明天和更美好的未來

河水啊河水
你長年累月的沉默
到底承受了多少寂寞？
河水啊河水
你不斷淺唱低吟
到底是悲痛還是歡樂？

在80年代，我曾經寫過一些詩，如《風吹蘆葦響》、《小城小謠》等很明顯受到西班牙大詩人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

的影響。詩人出生於格拉納達郊區，19歲開始創作詩、散文和劇本等各種文學題材。1932—1935年，他率領劇團巡迴演出以喚醒民眾的愛國心。內戰爆發後，慘遭法西斯毒手。他的詩歌有民謠風格，是名符其實的「詩」與「歌」的完美結合，也是傳統和現代相互影響的典型例子。女詩人謝夢涵的這首《奔向南方的河流》也有著洛爾卡的影子。我十分欣賞首句：「奔向南方的河流/是我流不盡的思念」，思念如河流也流不盡的意象十分突出貼切。整首詩有些許憂傷，但都受到詩人的節制。這首詩不僅可以看出詩人的性格，也可以代表詩人的風格。⊙

（二）月曲

都說圓月是歡聚
再美的月光也是銀白
再白的月光盡在黑夜
能不為它添無奈？
能不為它加悲哀？

尤其今夕
正是缺月令人憂愁淒楚
也不知從何時何處
它竟
流入
眼底
潛伏……

古今中外多少詩人對月特別垂青，它是一個美的—